



Days of Grace

请在天堂等我

[英] 凯瑟琳·霍尔 (Catherine Hall) / 著 周昊/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Days of Grace

请在天堂等我

[英] 凯瑟琳·霍尔 (Catherine Hall) / 著 周昊/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请在天堂等我/(英)霍尔著;周昊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354-4481-3

I.请… II.①霍…②周… III.长篇小说—英国—当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1718号

策 划  长江出版集团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Under One Sky Publishing Ltd(U.K.)
公司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C座6楼
E-mail hb_tianyi@yahoo.com.cn
公司网址 www.cjcb-ty.com

书 名 请在天堂等我
著 者 (英)霍尔
译 者 周昊
责任编辑 姚磊
出版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电话 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网 址 <http://www.cjlap.com>
集团地址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邮编:430070)
集团网址 <http://www.cjcb.com.cn>
印 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35千字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54-4481-3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267)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有欲望而不行动者，必滋生瘟疫。

——威廉·布莱克 《地狱箴言》



D a y s o f G r a c e

8月里,我终于穿过这条街道。脱下鞋子,赤脚轻踏在温煦的门前台阶上,在被塑料袋和纸屑弄得一片凌乱的空地上挪着步子。深呼吸,嗅到空气中弥散着烤肉和香烟的味道。在这长长的周末行将结束之际,街道上空空荡荡。啤酒瓶被丢弃在排水沟里,从垃圾袋里漏泄出郊游剩下的残羹冷炙。几只鸟弓着背立在枝头,不时地把它尖尖的喙插入胸前的羽毛中。

这里没有人会看到我。我是安全的。

我解开头巾,裹在手上,从门阶边的瓦砾堆上捡起一块砖头,那些肮脏的玻璃轻而易举地被我敲碎。我把手探进去,打开里面的门闩。

走廊里如我所想,充溢着陈旧的烟草和汽油的气息。一大堆电话号码簿堆在角落里,桌上高高地码着无法投递的信件。亚麻油地毯的图案掩盖在厚厚的灰尘中,墙壁被过去房客留下的印记弄得斑驳不堪。栏杆上原本洁白的油漆,如今变成油腻腻的黄色,从扶手上剥落下来。不用去试,我知道那个悬掉在天花板上兀自摇曳的灯泡只能发出黯淡微光。穿过走廊来到第二扇门前,这里破败的模样一如别处。门一触即开。床上,污秽的被单下面盖着一副隆起的躯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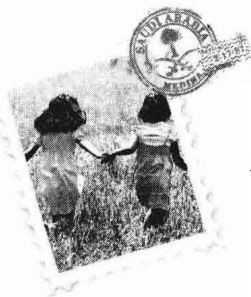
Days of Grace

Chapter 1

请在天堂等我



我的身体里面仿佛正藏匿着自己的孩子，如果有，那一定是个邪恶的小东西，永远也不会诞生，盘踞在我的身体中直到把我消耗殆尽。



D a y s o f G r a c e

1

五月以后，那种痛楚就开始了。它悄无声息，带着陌生而奇怪的痛感，慢慢地占据着我的身体。最初，我没把它当回事，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它日渐强烈的时候，我开始担心起来。每天入睡之前，我都希望一觉醒来时，胃里的那种拖拽式的痛楚会消失得一干二净。很快，疼痛就成了我每天醒来时的第一种感觉。

这种疼痛让我全身乏力。大部分时间我都坐在椅子上，用毛毯裹紧全身，盯着街道发呆。窗棂上有9块厚厚的旧玻璃，我一次通过一片往外看，看胜利路上的众生相，就好像画家用手指把眼前的风景分割开。这几年，街上很多地方都变了，有些房屋被装饰一新。屋外的壁架上安了窗槛花箱，红色的天竺葵怒放着，就连篱笆的残枝也被重新装好。花园的门被修缮固定重新上了油漆，邮递员来的时候轻轻松松就能推开。

我正对着的那栋房子却破旧得够呛，黑不溜秋地积满了灰，能卖的东西一件不剩的卖光了，和那一排的其他房子比起来破落不堪。每扇窗子上仅剩下一块玻璃，看起来相当空洞乏味。轻薄的前门连门环都没有，篱笆也不知去向，花园里的泥土地被水泥给盖上了，只有野草从水泥裂缝中挣扎而出。就算有房客来住，也呆不了几个月，来了又走。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女孩是在6月里。清晨，她正坐在楼下的窗边往我这边看。我忙避开她的目光，装着看一群骑着自行车的孩子，他们正晃来晃去如同觅食的动物。当我大胆再看过去的时候，她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

那里。

我很迷惑她为何在那里出现。她很年轻,不到18岁吧,我想。像她这样年龄的女孩们有很多别的事可以做。我常见一些女孩成群地在街上像男孩一样趾高气扬、大摇大摆地闲逛。我会尽量绕开她们,以免引起她们的注意。但这个女孩很特别,她静静地坐着,像在等待着什么。消瘦的肩膀从黑色的紧身背心中露出来,虽然看起来瘦弱,却带着一股决绝的神情。她肩膀平直,脸色凝重,瘦小的下巴高高地翘着。

我被她吸引了,整天都在看她。她却好像没发现,一直就那样坐着,眼睛直直地望着窗外。暮色降临,她站了起来。她的轮廓让我吃了一惊。高高的、圆圆的腹部从她的身体上凸出来,看起来那么不和谐,就好像有谁把这肚子嫁接在一个还是孩子的人身上。她打个呵欠,伸个懒腰,转身拉上窗帘,把我的视线完全挡在了外面。

第二天,我又看见她,以后每天如此。整个夏日里,我透过窗格看她,看她的肚子在她身上一天一天胀大,把背心越撑越鼓。一些古怪的事也开始在这样的时光里滋生起来。好像是同情她,我的腹部也离奇地变大了。我肚子上的皮肤开始重新变得光滑紧绷,像要返老还童一般。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则是皱巴巴的,手臂和大腿周围的皮肤松松垮垮地垂下来。我的身体里面仿佛正藏匿着自己的孩子,如果有,那一定是个邪恶的小东西,永远也不会诞生,盘踞在我的身体中直到把我消耗殆尽。

*

我不想再从医生那儿惹上什么麻烦,也不想付出一些不必要的精力。夏日将逝时,我焦急地发现我的记性大不如前:放错东西;忘记关水龙头,水从盆中溢出,弄污浴室的地板;站在屋内手足无措,想不起自己所为何来。我不在意自己肉体的瓦解,但失去思考的能力则让我完全不能忍受。8月的一天,我决定不再耽搁,该去找医生看看了。



离开家门的时候,我意识到此行必然会路过监狱时,开始不安起来。我低着头,慌乱地走过监狱,走向诊所。这是一幢蠢笨的建筑,矮矮胖胖,方方正正,挤在两栋房子之间。为了实用,在屋外一块蓝色的牌子上列出了医生的名字。

门向两边滑开,仿佛它早就料到我会到来。一进门,消毒剂的气味钻进喉咙,呛得我好一通咳。我倚在柱子边,歇口气,打量着四周。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地方,斑驳的墙上随意地钉着褪色的招贴画。一块潮斑从天花板上一直蔓延到窗边,仿佛想悄无声息地逃开。病人们颓然坐在一张桌子旁,上面放了一堆封面脱落的杂志。唯一的响声来自一个男孩,他正摆弄着一台没有轮子的玩具卡车。

我走到标着“接待处”的柜台前。

像酒店一样,我想。在我看到坐在柜台里的那位女士之前,我还是希望满满的。她一边小声抱怨着,一边把一些纸弯来折去。我站着不出声,一边看着花瓶里泛着绿斑的水和垂着头打蔫的康乃馨,一边等着她注意到我。

她终于抬起了头。“你好。”她尖声说道。

“那个……我是来看病的。”我说。

“请问贵姓?”

我告诉了她,她盯着一台机器,用腥红色的长指甲在上面戳着。

“找不到你的名字。你约的是什么时间?”她听起来像在谴责我。

这跟宾馆完全是两码事,我想。我低头看着脚,把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上。

“我没有预约。”

她叹了口气,就好像她早就猜到了似的。“那你今天看不成病。你必须现在预约,下次再来。你一般找哪位大夫?”

“我没来过这儿,”我承认道,“这是第一次来。”

“你得看你自己的大夫，”她说，“你不能随随便便去诊所看病。你在哪个诊所注册的？”每句话都以问句结束。进入医生诊室前的这番盘诘让我心跳加快，速度正赶上她审问的节奏。

“哪里也没有。”我小声嘟囔着。

“什么？我没听清。”

“我以前没看过医生，也没注册过。”

她狐疑地看着我。我挤出一个微笑来，试图在自己身上找到点对她胃口的东西。

“好吧，”最后她说，“我们可以接待你。你需要提供有关身份和住址的证明。比如说物业账单、银行结单、护照或者驾照之类东西。另外，我们还需要你过去医生的姓名和地址，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你的病例资料，了解你的病史。”

我不想让她或者别的什么人去查看我的历史，管它是病历还是什么。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哪儿住过，也不想让他们把我记下来随便什么人都能看到。我还记得过去的警告。

慎言。和别人一样，你肯定知道敌人不知道的东西。切记——别让旁人知道，也别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保持微笑。

“谢谢。”我说，“我会带些证明来的。”

我话还没说完，她就回到她那些文件上面去了。

*

霍洛韦路上塞满了想从这个城市逃走的汽车。我跟跄地朝着来时相反的方向走去，心里空落落的，看病的过程让我信心全无。有个人我想去看看。穿过印度餐馆、售酒的店铺、几家门脸平平的酒吧和出版社以及把大卷的地毯堆在人行道上的地板商店，避开教会正在举行灵魂超度的巨型礼堂，我自



己的灵魂救赎地就在这条街的不远处。走在这条路上，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离开这么久都不曾回来过。

推开门听见门铃乱响的时候，我感觉好多了。站立片刻，深吸了一口这熟悉的气味，我的心立刻被这特别的、惬意的静谧安顿下来。

“您好。需要帮忙吗？”

这不是我想念的声音。转过身，我看见一位年轻的女士坐在桌子后面，明媚地微笑着，等待着我的回答。我试图把我的惊讶藏起来。

“斯蒂芬在这儿吗？”

“今天不在。他周三不在这里。”

“哦。”我说。

“你是特意来看他的吗？我可以打电话给他。”

我尽量保持着平稳的语气。“没关系。我只是顺路来看看，仅此而已。我自己随便看看。”

她点点头：“如果你需要帮忙，请别客气。”

我走进隔壁，在书架前面呆呆地站了一会儿。抬手在那柔软的皮质书脊上摩挲着，如盲人般用指尖感受着那些突起的文字。大部头的小说和薄薄的诗集站在一起，词典和百科全书背靠背挤在一块儿，地图和菜谱挨着放，封面都已污损褪色。一路看去，想找个熟悉的书名。我不敢赌运气，赌不起。必须找到一本合适的，有我关心和期待的内容，能让我远离现实。

从医院出来我心神不宁，想找斯蒂芬聊聊。失望让我发现自己竟是如此孤独。拿了几本过去最喜欢的书，翻开来随意地看了几页，但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过了好一阵，我发现了一本薄薄的、护封褪色、灰尘满面的小册子，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它不是小说，而是像教科书或手册之类的读物。我的手颤抖着把它从书架上抽出来。翻开目录，寻找答案。我敢肯定，这就是我需要的。它可以告诉我想知道的一切，不需要医生，没有盘问，不会给任何人留下线索。我的病痛是个秘密，我最后的秘密。

我把书拿到那女孩那儿，然后数出几枚硬币给她。

“你想给斯蒂芬留个口信吗？”她说，“要我告诉他你来过吗？”

“不用。”我说，“没关系，这无关紧要。”

*

我煮了一壶咖啡，又浓又烫，把它拿到卧室里面椅子旁边的桌子上，用毛毯裹紧全身，在脑袋后面放了一个靠垫。我找到了那一章然后开始读起来。

有什么症状？

这是第一行，用楷体写着。

没有胃口，消化不良，恶心，腹部肿胀，异常出血。

这些我都知道，没什么新鲜的，但下面这行更引人注目。

这些症状意味着什么？

答案简单得惊人。

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通过自我分裂进行修复和再生。但有时细胞会失去控制出现异常。这些异常细胞不断分裂，组合成一个肿块，这个肿块侵扰并破坏着它周围的组织。如果不尽快治疗，它会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继续破坏其他的组织。

这就是我要的答案，写在这儿，白纸黑字，明白地说出了我的生命将如何终结。下面所写，算是一种宽慰吧，我继续读。

确诊以后，它可能会持续生长若干年。

这并不新奇。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这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D a y s o f G r a c e

但是，治疗是有效的。一些患者与之斗争并且战胜了病魔。

我不想斗争。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够久了。我合上双眼。

“我要来了，”我低声说，“我们就要相伴在一起了，亲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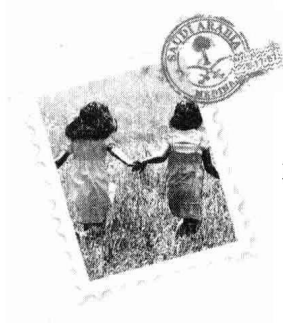
Days of Grace

Chapter 2

请在天堂等我



每一个十字架下面都有一个生命,我想,逝去的生命。



D a y s o f G r a c e

2

如果能重新选择，我一定抓住机会留下来。我不想离开。我一直这样说，我不愿离开她。但这与事无补，我还是得走，妈妈说我必须走。我们正坐在桌边吃面包蘸酱汁，这些都是我爱吃的，但我一点胃口也没有。我盯着地板，她再次提起这事。

“诺拉，亲爱的，战争就要开始了，我希望你能安全。不会很久的。等打仗一结束你就可以回来了，就好像你从来没离开一样。”

两只土鳖虫正往桌腿方向爬，我盯着它们，不去看妈妈。

“住在乡下对你有好处，那儿空气新鲜，地方也大。”

虫子快爬到桌腿边了，两只灰色的小东西一前一后。我不在意有没有新鲜的空气和宽敞的环境，我只希望我们能在一起，就像这两只小虫一样。

“我不想去。”我说，推开自己的盘子，仰面望着她。在这世界上，我最喜欢看妈妈的脸庞，清晨醒来的第一眼和迷蒙入睡的最后一瞥都是她的脸。但现在，她已经不再美丽了。双眸下面黯淡的斑纹就如同沾染了煤尘一般，双眉紧蹙。虽然天色尚早，但上周我们把窗户用纸糊上，屋内已一片昏暗。我用妈妈割咸猪肉的剪刀把纸裁成正方形，边缘上残留下油脂的气味。如果我走了，这黑暗中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一想到她每晚独自坐在桌边，我就仿佛肝肠寸断。

“求你别让我走，”我说，“你不能一个人留在这里。”

“你不能呆在这里，”她说，“不用担心，我会没事的。”

“我不走。”

“你必须走，只能这样。上帝把你父亲带走了，我不想再失去你。”

她有些恼火的语气让我也很生气，我一脚碾在土鳖虫身上，把它们压得粉碎。如果我要被送走，我想，为什么它们还能在一起？但旋即，我就后悔了。

“如果像他们说的那样，炸弹来了，妈妈你该怎么办？如果它们击中了我们的房子呢？你会死的。”想象着自己站在灵柩边，我的眼睛被泪水刺痛了。

“我不会死的。”她说，“到我这儿来。”

我跑过去，她抱着我，像我还是小孩子时那样轻抚着我的头发。我们一直这样拥着，直到屋子完全陷入到黑暗中，我们跪在床脚边向圣母祈祷。

“请保佑诺拉，”妈妈沙哑着嗓音轻声说，“请保佑她平安，让她长大成人。”

她整夜都搂着我，第二天早上，我睡衣的后襟被她的泪水浸湿。

这是九月的第一天。原本应该是去新学校上学的日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病了，躺在床上，听着开水壶发出的哨音，等着妈妈来，等着她告诉我这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根本就没有什么战争，我也不用离开。但她来的时候叫我赶快起床。

我把手放在肚子上，“这里很疼，妈妈，这里受伤了，这里。”

她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亲爱的诺拉，你必须得走。赶紧穿衣服。我已经把茶煮好了。”

我知道，她不会相信我真的肚子疼。慢腾腾地，我穿上制服——那是她熬了几个夜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走到楼下。当我们穿过街道走进校园时，我又恼又怕。妈妈牵着我往前走的时候，我不停地摇着头。我想跺着脚告诉她我的肚子真受伤了。但是，我知道这只是徒劳，我从没见过妈妈如此坚决，所以我缄默了。

我们到的时候，校园里挤满了人，却出奇地安静。一些小点的孩子粘在自己的母亲边上抽泣着，几个稍大点的男孩跑来跑去，模仿士兵的样子假装互相射击。但大部分人都默不做声，静静地，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我知道无论说什么或是做什么都不可能有所改变。我无法停止战争，我甚至不能改变妈妈的念头。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夜晚在哪里安眠或者清晨在哪里醒来。我所知道的是妈妈不能和我在一起了。我的喉咙费劲地吞咽着，



仿佛要强忍住咽喉中涌起的恐惧感。突然哨音响起，有个老师拍手示意大家安静听他说话，校园顿时一片肃然，我想我真的是病了。

“快跟你们的妈妈道别，然后去排队，两人一排，”老师高声说道，“抓紧，我们没时间了。”

顿时，一切又都活动起来，嘈杂起来。

我想最后再试一次：“我想留在这儿，和你死在一起。”

她摇了摇头，伤心欲绝地说：“别再这样说，这让我很难受。”

她把什么东西塞进我的手中。是原先悬挂在我们床边墙上的那一小帧圣母和圣婴的相片。每晚入睡前我都会端详它。我喜欢他们在一起的样子，两个人，就如同我和妈妈。

她双手绕到了我背后，搂紧了我，把她的脸颊和我的紧紧贴在一起。

“记住，诺拉。我一直在你身边。”她平静地说，“我们永远在一起。”

我闭上双眼，呼吸到她的气味，肥皂和汗水的味道充满了我的鼻腔，无论我身在何处，这味道都将伴着我直到走向生命的尽头。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记不清了，但我知道她已经离开，我牵着一个男孩的手，他比我小，五岁，或许是六岁，两条鼻涕正慢慢地流向他的嘴边，这加剧了我的恶心。我转移视线，细看挂在我脖子细绳上的小标签。

诺拉·林奇，标签上老师工整地写着，12岁。

它让我想起爸爸的墓碑。詹姆斯·林奇，卒于1929年，25岁。它使得我对与妈妈的分离更加痛彻心扉，也更加怨恨她让我离开。当我们的队伍逶迤离开时，我甚至没有转头看她。我们推推搡搡，耷拉着头，看着地面，就像一群囚徒，甚至连路旁的鸟儿都敛声屏气安静下来。

*

当火车磕磕巴巴地驶出车站时，坐在我边上的男孩开始啜泣起来。一个稍大的女孩想搂着他的肩膀安慰他，但被他推开了。